

# 遠自天山的呼喚

見夫

在一個嚴冬季節，神給機會，讓我遠赴中國大西北邊陲新疆，拜訪那裏的主內弟兄姐妹。那是我第一次去新疆，新疆特有的風情地貌，以及神在新疆的教會所處的特殊環境，深深吸引著我，也使我心中充滿著神秘感。由於以往與新疆的主內肢體接觸不多，故對新疆的教會情況所知甚少，行前以及在飛往新疆的途中，心裏一直存著一個懸念：經過幾十年的政治風雨，又身處伊斯蘭教境域內的教會該是怎樣的一種光景？弟兄姊妹是如何掙扎、生存乃至發展的呢？

從北京搭乘的竟是一架前蘇聯的飛機，機上的標識都是俄文，機組人員也都是「蘇聯老大哥」模樣的人，一時竟懷疑起自己是否上錯了飛機。後來經打聽才知道，原來蘇聯解體後，分為多個國家，其中一些與中國相鄰的小國，如阿塞拜疆、哈薩克斯坦等，由於經濟困窘，國土面積又很小，用不了那許多大型客機，於是就成套轉租給中國，以賺取些外匯。機上的服務、管理都很粗糙，仍帶有當年吃「社會主義大鍋飯」的作風，但其中也多了份樸實。

不去新疆，不知中國之大。出了京城，從飛機上放眼望下去，全是崇山峻嶺。剛剛飛過茫茫戈壁，飛機又在白雪皚皚的天山雪峰之間盤旋了，真是氣象萬千，從中再次領略了神賜中華錦繡河山之美、之壯麗。但感覺告訴我，似乎越往西飛，地勢越高，也越加荒涼，當然陽光也變



得格外明徹，空氣更為清新。

但是，當飛機降落烏魯木齊機場時，又是一片灰濛濛的景象。嚴冬時節，百木凋零，看不到一點綠色，但可見遠處的雪山在陽光下熠熠生輝。前來接機的是一位七十多歲的老弟兄，還未近出口處，就已經看到他們在微笑著向我招手了。見面後那種主內肢體間的熱情，驅散了寒意，溫暖了我的心。老弟兄雖然已年逾古稀，身體仍然康健，講話聲若洪鐘，但又不失和藹、可親。在計程車上還不失時機地向司機傳福音，使那位司機深受感動，希奇他今天所載的這幾個人與眾不同。這一情景給我上了生動的一課：啊，我們的弟兄姊妹就是這樣在新疆這塊土地上作見證、傳福音的。

新疆幅員遼闊，土地面積約占整個中國的六分之一。但交通不夠便利，主要交通工具仍是汽車。有時去某一個地方，乘汽

車要跑上幾天幾夜，而且多是荒無人煙之地。那裏的少數民族，如維吾爾族、哈薩克族等皆篤信伊斯蘭教。而漢人都是在五、六十年代支援邊疆建設時移民新疆的，且多工作在廠礦（工廠、礦場），油田或兵團。據弟兄們講，這裏所謂的「宗教信仰自由」，完全是指伊斯蘭教而言，光在烏魯木齊市內就有二、三百個清真寺。而對基督教則處處掣肘、限制，即使是「三自」屬下的教會也只允許有一間，完全處在清真寺的包圍之中。管理宗教的政府幹部多是穆斯林，對基督教很不友好，甚至敵視。教會在那種環境中真是四面受敵，不難想像在那裏開荒創業之艱難，守業之更難，以及發展上的難上加難。

十九、二十世紀時，西方傳教士曾前仆後繼，不畏艱難深入到新疆傳福音，但到1949年時，果實無幾，教會光景宛如戈



壁灘一樣荒涼。四十年代時，基督教「西北靈工團」曾發起向大西北傳福音的運動，許多愛主的弟兄姊妹回應呼召，甘心放下自己，放棄優越的生活及工作環境，帶著主的託付，毅然決然地攜家帶眷，向大西北挺進。惜風雲突變，許多福音使者到新疆後尚立足未穩，有些甚至還在遠赴新疆途中，就遭到新政權衝擊堵截，幾乎一網打盡。我曾拜訪當年「西北靈工團」成員之一，如今雙眼已近失明的老姊妹，她就是當時跟隨傳道夫人君從山東向新疆進發，行至甘肅一帶而被捕的，其後被投入監獄一關就是十五年。釋放後在當地就業，仍帶「反革命」帽子，接受監督改造。那時，凡來西北傳福音的「西北靈工團」或內地會成員與這位老姊妹一樣，都經歷了相同的遭遇。老姊妹親口對我說：他們身陷囹圄之初，怎麼也不理解為甚麼神如此苦待他的僕人，心中甚至萌生怨懟，大發「出師未捷身先死，長使英雄淚滿襟」之慨，現在想起來真是後悔。因為神最終讓他們看到，神就是藉著他們這些卑微的人在新疆行了奇事。是神以人所難以測度的智慧和辦法把這些福音的火種保存起來，然後按其時把他們撒向全疆各地。「文革」期間及之後，這些火種在全新疆形成燎原之火，現在不僅僅在烏魯木齊，在伊犁、石河子、克拉瑪依、哈密、吐魯蕃，從廠礦到兵團，從油田到鄉間，福音之火燃遍了天山南北；數百成千的家庭聚會，傳福音聚會及查經聚會等遍佈南疆北疆。當這位老姊妹談及此時，臉上興奮得發光，滿口讚美主名。當今時代常見於報端的一個字眼

是「青春無悔」，從這些主的忠心老僕人身上，我才深深體會的「青春無悔」的真正含義。他們如今在地上的帳棚確已漸久漸衰，但相信在天上有永遠的基業為他們存留。

在離開烏市前，一位老弟兄特意帶我去了位於天山腳下的基督徒公墓。在凜冽的寒風中，在冬日的殘雪裏突兀著一座座墳塋。有的年代已經久遠，歪斜的墓碑上依稀可辨「巴大夫之墓」，「X教士之墓」等字樣，看得出這些是西國傳教士的墳墓。當年他們為了使中國人得到主的福音，遠涉重洋，來到這塊古老、陌生的土地，並且像主耶穌一樣，為他們所愛的人民付上生命的代價，死後一掬黃土，連名字都沒有留下。他們來自何方？生平身世如何？我們全然不知，也無從查考。但我們在天上的父神知道，他們的名字一定記載在神的生命冊裏。

再看下去，我驚異的發現，更多的「睡了」之人都不是新疆本地人，他們大多來自山東、河南甚至遠及東北等地，被新疆人稱為「口子外」的人。他們生前都是為了福音的緣故而遠離故土來到此地的，他們堪稱為福音的勇士。

公墓中還有一座格外醒目的新墳，那是一位八十年代末畢業的神學生魏弟兄之墓。據說他是一位愛主，也深受弟兄姊妹愛戴的弟兄，畢業後回到石河子教會事奉。那裏的教會經濟條件很差，魏弟兄就住在一間極其簡陋的泥土屋中，生活也極清貧簡單。在一個風雨交加的夜晚，泥屋經不起暴雨的襲擊而倒塌，魏

弟兄不幸身埋其中。待天明人們發現時，為時已晚。這件事曾在教會弟兄姊妹中間引起很大震動，在探尋神的旨意的同時，也深為自己未能盡上當盡之責而愧疚。無論如何，魏弟兄為主獻上了他自己，成為一粒埋在地裏的麥子，從而結出更多的籽粒來。許多青年基督徒受其所激勵，走上了奉獻的道路。嚴冬過後，戈壁灘上重現出生命力極強的花草，是新疆基督徒頑強生命的象徵。

在烏市紅山公園內，可以見到鴉片戰爭時期清朝欽差大臣林則徐的碑文。鴉片戰爭失敗後，林公被發配此地戍邊。空寂落寞常使他東對中原，以詩言志。與之形成鮮明對照的是，基督的忠僕為著神的大使命，甘願「自我發配」到此蠻荒之地，以成就神的天國大業。「青山處處埋忠骨」是他們前仆後繼，傳揚福音的明證。這裏掩埋著百多年來神的使者的「忠骨」，但神的靈吹拂其上，使其成活。君不見，如今在全疆各地正活躍著「枯骨復生」的千萬大軍嗎？

當回程飛機再次飛越天山時，我彷彿看到出沒於山巒之間主的福音使者的身影。新疆弟兄姊妹與我話別時的一句話常常縈繞耳際：別忘了遠在新疆的肢體，我們需要你們的代禱與支援！每念及此，神的話就悄然進入我心：「我可以差遣誰呢？誰肯為我們去呢？」真巴不得有更多的弟兄姊妹聽到神的呼召，聽到遠自天山的呼喚，以禱告與行動做出回應。□

（作者為中國大陸傳道人，現在美國進修）